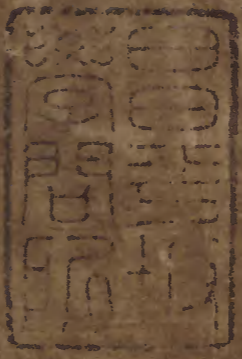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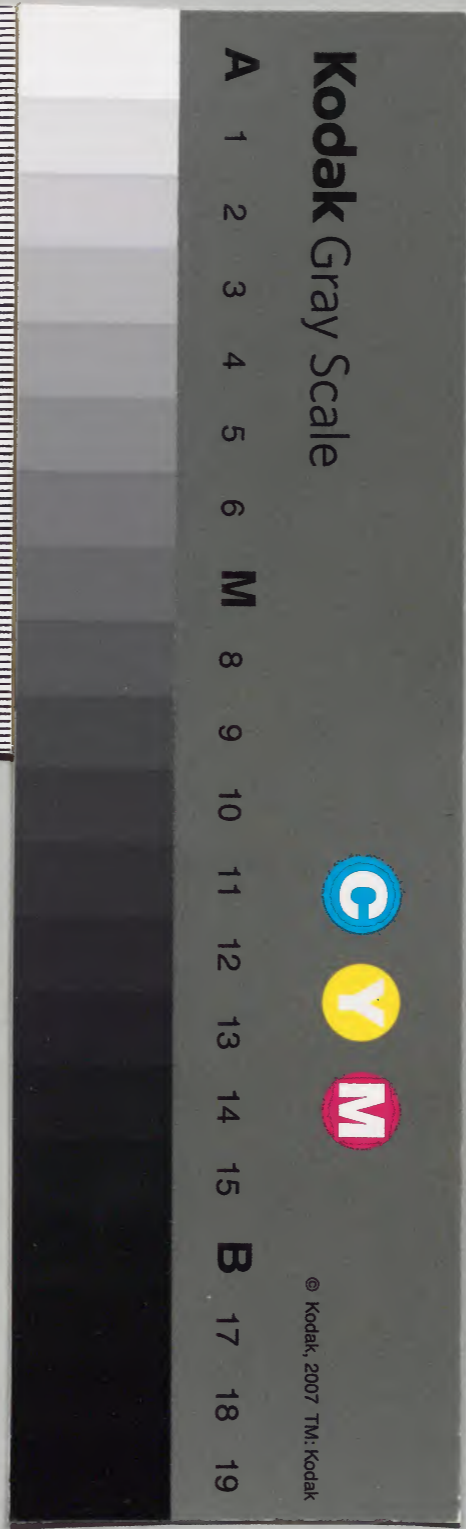
二十



漢書門			
二	二	八	〇
〇	〇	九	〇
號	函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八		〇	書
函	〇	〇	
一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00	
冊數	42 (20)		
函號	285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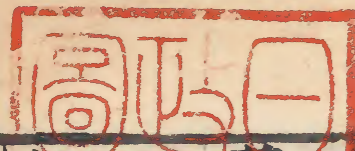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

漢文廢帝之亂

本經樓

宋武帝大明二年 初上在江州山陰戴瀆興戴明寶蔡開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開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瀆興頗知古今素見親信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瀆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瀆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違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八年夏閏五月庚申上殂於玉燭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廢帝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七月乙卯罷南北二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一
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殞宮甫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瀆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瀆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文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恇撓阿順瀆興恒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荅興宗每奏選事瀆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瀆興皆惡之左遷興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 八月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異

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己丑太后殂

明帝恭始元年 廢帝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瀆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漸長欲有所為瀆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邪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美瀆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詬皆言宮中有二天子瀆興為真天子官為贗天子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瀆興與太宰顏柳共為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瀆興是孝武左右又在宮闈今與它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帝遂發詔免瀆興官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賜瀆興死解巢尚之舍人負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亦有寵於世祖常典作役課督苛虐捶朴慘毒人皆苦之帝常戲曰顯度為百姓患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宣旨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楊尹顏師伯居權日久海內輻輳奢淫恣為衣冠所

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為尚書左僕射鮮郗尹以吏部尚書王或為
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
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
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設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瀍與諸大
臣無不震懼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
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
事不與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瓜牙耳安得豫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
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
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別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
右犇告兵刃非常景元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
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拊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
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

殺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
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
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顛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
是德之既誅羣公欲引進顛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與尚書左丞徐爰
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僻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
左右豫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太祖所仕遇大明之世委
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迂廢帝待之益厚
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山陰公主帝
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
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
帝乃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
楮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

誓乃得免淵湛之子也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
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
世祖像曰渠大黠臯如何不黠立召畫工令黠之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
世祖帝疾之九月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
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為不利於帝乃止 廢帝自即位
以來未嘗戒嚴因民訛言義陽王昶反而討之昶奔魏事見元魏寇齊
吏部尚書袁顛始為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
衣領職顛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顛為督雍梁等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顛
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顛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
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子頊為都督荆湘
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為子頊長史南 郡太守行府州事
興宗辭不行顛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 臣朝不保夕舅

出居峽西為八州行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
廷有事可以共立柏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聞不去
後復求出豈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踈未容有患宮省內
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豎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
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顛於是狼狽上踞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
曰今始免矣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火行江州事顛與之
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顛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
復以興宗為吏部尚書 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
王妬譖藻於帝冬十月己卯藻下獄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
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寧朔將軍何邁瑀之
子也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以
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為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宋紀九 十一
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
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
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
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
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
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
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
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
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
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如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
為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
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統戎

朝舊日部曲布在官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且
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
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
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
朝廷諸所施為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
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費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
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
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
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
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
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及帝
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來往不得進

而還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閣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
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
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弟祕書郎昭明
亦自經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
侍中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諫帝以刑殺
過差帝大怒玄謨宿將自威名道踞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為東陽
太守玄謨與籤包瀆榮家在東陽玄謨使瀆榮至興宗所興宗謂瀆榮曰
領軍殊當憂懼瀆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攸已在門不
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瀆榮勸玄謨舉
事玄謨使瀆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為
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
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指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帝畏忌諸

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
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以或尤肥謂之豬
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
右東海王緯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
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為坑實以泥水裸或內坑中使以
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
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濠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為太
子或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太官曰今日屠豬休
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
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濠妾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賜為父後
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
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六
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
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
期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
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
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言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
請效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參軍領中兵摠統軍事功曹張沈
為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
宗等並為將帥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
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內
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
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
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冲之為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

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疆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
從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
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
王或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
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與在殿首衆
所畏服皆為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忌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
之士皆有異志而異越等不敢發時三王又幽不知所為湘東王或主衣
會稽阮佃夫內監吳興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與直閣將軍柳光世
及帝左右瑯邪淳于文祖等陰謀弑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閹人或左右
錢藍生亦在中或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相
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
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
休佑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或獨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
吳興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細
鎧王南彭城姜產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知
之皆響應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
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柳光世與僧整鄉人曰密
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
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
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
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犇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
射之不中綵女皆逃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宣令宿衛
曰湘東主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為休仁跪

祕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
王夫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
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
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揚州刺史豫章
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已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
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廢帝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
宗謂尚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
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蚤卒臨太后
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弑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
后弟子休之為黃門侍郎茂之為中書侍郎論幼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
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進鎮軍將軍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

為司馬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 丙寅湘東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暉於廢帝嘗無禮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為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鄉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閣 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為尚書僕射景文即或也避上名以字行 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陳郡殷琰行府州事及休祐徙荊州即以琰為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 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為公

私太慶琬以晉安王子勛次弟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謂事

有成取今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眾皆駭愕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顛既至襄陽即與諮議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詐稱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即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大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為江州刺史荊州刺史臨海王子瑱即留本任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為道陌行事至鵠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劫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又謂上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鄂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聞廢帝已隕即解甲下標既而聞江雍猶治兵郢府行事荀卞之大懼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瑱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二年春正月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為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 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詔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并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張悅為吏部尚書袁顛加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為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以義陽內史龐孟蚪為司州刺史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

秀文秀遣其弟初平原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之 兗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闡將軍索兒太子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請降於索兒龐孟蚪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顛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榮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琮入東慰勞琮說顛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觀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兵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榮代延熙為義興榮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

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餘當壁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楊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以家在建康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奔彭城過壽陽言建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郤曲為大表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從之琰以叔寶為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

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鄉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更厚撫其家以招之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袁顛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為太守 上使冗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為將榮祖宗祖之從父兄也 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潁川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薛索兒屯據津廷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

助逆羣凶事甲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
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惟臣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
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疆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
孝祖即日委女子於瑕丘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
陽朝廷唯保一州揚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
危咸欲奔散在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
撫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初上遣東平畢衆敬
詣兗州募人云王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矯上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
從之殷孝祖以司馬劉文石守瑕丘衆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
隙使衆敬殺在祖諸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纂鍾
之曾孫也

晉輔國將軍

彭城劉劭宣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

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
孔覲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覲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
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
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
如故孔覲遣其將孫曇曜等軍於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特牛
肝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水退還延
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
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
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殿中
御史吳喜以至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
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力筆王者未嘗為將不
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

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
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
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拔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過東軍進擊
大破之自國山進也吳城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
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
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
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駟果有膽力
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
驅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
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即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
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 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
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

方與御史王道遙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覲以孫曇瓘程扞宗等列五城
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遙與諸將謀以扞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
上副聖旨下成衆氣辛酉道遙帥所領急攻扞宗首承等因乘勝
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義
鄉孔瓘屯吳與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瓘計事聞臺軍已近瓘大懼墮牀曰
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為人擒遂與曇生犇錢唐喜入吳與任
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犇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吳喜使統沈懷
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 丁卯吳
喜至錢唐孔瓘王曇生犇浙東喜遣疆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
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
懼將士多犇亡孔覲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宴起兵攻郡覲逃犇嶠山車
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宴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

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瑛殺之庚辰嶠山民縛孔覲送宴晏謂
之曰此事孔瑛所為無預鄉事可作首辭當相為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
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瑛王曇生表標等詣吳
喜歸罪喜皆有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有

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闡闡出降索兒拜令孫殺之

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劭進軍小峴殷琰所著南汝陰太守
裴季以合肥來降 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六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

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歷旬不得前內事
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為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
孫冲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為前鋒據赭圻冲之
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踴躍人爭效命使欲
公流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

定矣子勛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為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雍五州
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
敢進屯軍鵠洲殷孝祖召其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
祖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宣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
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
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三
月庚寅衆軍水陸欲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為流矢所中
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
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宣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遺各將三
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
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
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為朝廷所

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之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
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詔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
如卿今輒相推為統臣當相與勦力耳方與其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
並充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
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
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辛卯方與帥諸軍進戰建
安王休仁又遣軍王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
軍濟地頓生京兆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奔至姚
山而還幼文驥之子也孫冲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
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為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
城不守大懼急召孫冲之還鵠尾留薛常寶守赭圻先於姥山
分立營寨亦悉散還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

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

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

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鵠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

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

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工人并運資實至

于赭圻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

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

成將兵救永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為松滋侯上遣

宣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劭討壽陽斬盧

江太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中書舍人戴明寶啟上遣軍主竟

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

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杆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為司州刺史殷

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劉勔帥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士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勔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勔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 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踢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遂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奔鵠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

琰以晉安王子勔之命徵素顯下尋陽顯悉雍州之衆馳下琰以黃門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降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 散騎侍郎僧嵩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壬午以僧嵩為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兵以應建康玄邈玄謨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嵩玄默玄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為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 杜叔寶謂臺軍仕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勔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齋一月糧既與勔久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勔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疆

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
未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開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
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勳以為然以疲弱守管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
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
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
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陳叔寶於外為遊軍幢上楊仲懷將
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
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
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夜劉順眾潰順走
淮西執常珍奇於是劉勳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歛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
勳與諸軍分管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為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
濟齋詔宥琰罪勳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

意而舉心不壹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
為輔國將軍督弋陽四山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為雍州刺史丁未
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為中軍將軍庾戍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為冀州刺
史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而潰走向
樂平為中孫子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季降傳靈越
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之送詣勳詰其叛逆靈越曰九
州唱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
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勳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鄧
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表顓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
顓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鵠尾顓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
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
簡由此大穴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運木木至軍士匱乏就顓借襄

陽之資顯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
 斗至數百以為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田益之帥蠻眾萬餘人圍義
 陽鄧琬使司州刺史龐孟蚪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太
 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襲道憐之孫也
 蕭道成惟子贇為南康贇令鄧琬遣使收繫之門客蘭陵相康擔贇妻裴
 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贇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
 破獄出贇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贇贇與戰擒之贇自弔寧朔將軍據
 郡起兵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為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
 襲等 衡陽內以桂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
 疑吾與必許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惰離貳然後擊之破之
 必矣三國疑攻棘城寇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三國疑宇文
 氏與寇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三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

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寇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寇曰悉獨
 官舉國為寇彼眾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眾足以禦寇翰請
 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當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
 拜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慮非策之得者也且示眾以怯恐士氣
 不戰先沮矣寇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寇曰悉獨官有馮陵之志將驕卒
 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掩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寇乃聽翰留徒河悉獨
 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
 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為吾患聞當擊
 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
 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
 使語寇出兵大戰寇使其子孰與長大裴疑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太兵繼
 之悉獨官戊戌夕與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與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

十舸往趣錢溪立營寨已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澗沃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顛行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穀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臯示濃湖袁顛駭懼攸之曰暮引歸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 龐孟蚪進至弋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大破之孟蚪

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蚪走死蠻中 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劉勔遣輔國將軍垣閎擊之閎閎之弟道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為北豫州刺史 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蚪敗並開門出降 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踞欲攻錢溪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開水關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関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為也乃託瘡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顛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為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

隋圖中不足復慮顏怒胡不戰謂口糧運艱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
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
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為
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聞信報胡令遣重軍接張興世遣壽
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顏營悉虜其資實胡衆
駭懼胡將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逼胡營胡不能制衣顏懼
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已卯誑顏云欲更帥步騎二萬
上取錢溪蕪大雷餘運令顏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顏去徑趣梅根先令
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顏方知之大怒罵曰
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鸞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亦
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顏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顏顏走至
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并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

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
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頭首詣錢溪馬
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為已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
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顛已降軍皆散唯已帥所領獨在宜速處分為一
戰之資當停據淦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趣沔口鄧琬聞胡去憂惶無
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
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既至悅曰鄉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
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
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
人語之曰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
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蔡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脫鎖
入城執子勛因之沈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

十一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宣于上饒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奪費華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相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為沙門潛走追獲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荊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逃潰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安陵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

差 上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貞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與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忱並賜死及鎮北諮議參軍臨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兖州刺史劉祗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劉劭圍壽陽垣闕攻合肥俱未下劭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劭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劭擢廣之為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劭卒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世祖為東海太守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事見明帝北伐 冬十二月劉劭圍壽陽自首春至于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

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為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為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為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邵夏侯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劭詳說劭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劭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勸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劭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上民賞財秋豪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府而卒

宋明帝北伐

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敗於尋陽也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專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眾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執必疑懼或能招引虜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鄉之所有亦已多矣况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為朝廷肝食之憂上不從謂征虜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也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薛安都以其子為質於魏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

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荊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竒出西道救懸瓠以安都為都督徐充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竒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為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衆敬為兗州刺史衆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他罪誅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衆敬請降于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于耗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竒率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鄭羲曰今珍竒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管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視珍竒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為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竒使人燒府

欲為變以石有備而止羲豁之曾

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

韓魏遣建安正陸馭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為奴婢者赦悉免之新民乃悅是歲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于下碻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許安都出迎元遣李燦與安都引入城收其管鑰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尉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燦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衆就永元進攻之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棄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定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為魏衍虜上聞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湯公
領職還也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論曰昔齊
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
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
不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寓內塞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
天子欲賈其餘威帥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為戎惜乎若以向之虛懷不
驕不伐則三叛奚為而起哉高祖蟻虱生介胃經啟疆場後之子孫日覺
百里播種堂構豈云易哉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
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河運載以賑新民魏朝從之
沈文秀崔道固為土人所攻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西河
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退屯陳項議還長社待秋擊之
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遠去

超修城浚隍積薪儲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 初尋陽既平
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論文秀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
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
僧勗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
東海僧勗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胸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懷珍曰文
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
德諸城可飛書而下柰何守此不進自為沮橈乎遂進至黔陬文秀所署
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
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
於洋水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
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
乃遣使請降帝復以為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為冀州刺史懷珍

乃還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
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玄載玄謨之從將也時東平太守申纂
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并城輔國將
軍清河張讜守圍城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栢忻肥城糜溝垣苗等
戍皆不附於魏休賓乘民之兄子也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
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為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也白
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
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
為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偽退申纂
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
曜欲盡以無鹽人為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為經略今王師始入
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

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
軍勢不勝足以判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
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
行得鄉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
房崇吉守并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
至于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
諫曰今勅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為守不可克也師老糧
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
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
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疆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木
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
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

樂陵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晷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生據東陽為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為文秀所拒退為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晷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或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成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木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又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

通運糧益衆規為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粹未可拔也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薛安都子伯令亡命梁雍之間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為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回執以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彊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充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犇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為朐山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

固公戍圍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胸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鄉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為軍備甚盛乃退上以崇祖為北琅邪蘭陵二都太守坦榮祖亦自彭城犇胸山以奉使不效畏非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瘞隨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

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為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太恒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綏邊將軍房法壽為王玄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及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灑壽扇動百姓迫遣灑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以母妻為魏所獲謀於灑壽灑壽雅不欲南行恣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磐陽灑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灑壽對為冀州刺史以灑壽從弟靈民思順靈忱伯憐伯玉叔王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為郡守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

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凌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
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
克冬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謨為刺史十二月
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為兗州刺史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
暉與邪利皆沒於魏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
簿尹又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子聞慰不可白曜
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
中皆知之共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汝陰
有備無功而還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貳心劉劭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
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
四年春正月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眾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劭遣龍驤將
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闕于拔於汝陽臺東獲運車千三百乘

魏復寇義陽劭使司徒參軍

羊破之淮西民賣元友上書東伐魏

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劭劭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
有期臣以為虜自去冬踰藉王上繫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
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
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兇荒遠人多干國譏負墮歸闕皆勸討虜
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彼必盡漿候塗裁見退
軍便抄截蜂起山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魏尉元遣使說東徐
州刺史張謨謨以圍城降魏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謨對為東徐州刺史
李璨與眾敬對為東兗州刺史元又說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栢所
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三州諸軍徐州
刺史鎮彭城召薛安都畢眾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從皆封侯
賜第宅資給甚厚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

道固而縛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榮與劉文暉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 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

為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奔壽

陽 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為輔國將軍將

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其不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 夏四月劉劭敗

魏兵於許昌 秋七月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將

軍統高密等五郡軍屯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為魏所斷因保城自固

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為刺史 冬十月發諸州

兵北伐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入東陽西郭

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蟻

蟲無離叛之志春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

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

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

饌饋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為下客給惡衣蔬食既而重其不原

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二月己卯魏以

慕容白曜為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

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

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

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

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 夏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

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

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

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

寺掃灑魏主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蕭道成集末

宋明帝泰始三年秋八月以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垣崇祖奔駒山道成以為成主垣榮祖亦奔駒山姓依道成於淮陰劉僧副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是年秋七月庚申以蕭道成為南兖州刺史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曇與皆用事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賈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逆禍福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一百匹約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即將馬士至賈外郎

六年南兖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又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嘗為天子上

疑之徵為黃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遷鎮淮陰

七年 初上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羨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則必加罪戮改駙字為駟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上意往往有劄削者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上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刺王休祐前鎮江陵貪虐無度上不使之鎮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性剛狠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

春三月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欲聞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傳呼驃騎落馬上陽驚遣御醫絡驛就視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絕去車輪輿還第追贈司空葬之如禮建康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為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閣筆豎恟恟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殿下殺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至一身孰與賜劔邸第使臣妾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偽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之 晉平刺王既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已輩不得專權綱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生

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既而謂曰今夕侍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兵謀為亂逆朕未忍明法申詔誥厲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鎮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之隕本欲為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燒懼吾每呼令入省便辭楊太妃吾春中多與之射雉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無不和顏厚相撫勞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用處分恐當不必即解故相報知上與

休仁素厚雖殺淵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己因流涕不自勝初上在藩與褚淵以夙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仗上寢疾淵為吳郡太守急召之既至入見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襪耳黃襪者乳母服也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淵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為吏部尚書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為庶人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微入朝又恐猜駭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為江州刺史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時王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為上所忌故

得全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是以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至照不窺古徒見兄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已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保字螟蛉剽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姬煦旁孽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它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莫懷其心揃落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或謂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

於魏上封銀壺酒使吳喜自持賜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為之飲道成即飲之喜還朝保證道成或密以啟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內殿與共言謔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尋賜死 戊寅以淮陰為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

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須它人今唯慮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與方與卿等勦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 恭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大漸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為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劭右僕射詔淵劭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為右衛將軍領衛尉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 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時蒼梧王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

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 冬十一月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為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 蒼梧王元徽元年 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於過及帝即位年在沖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新蔡許公輿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為之備會夏口關鎮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黃門郎王奐為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復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劫留使自太泚往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表治城湟多解材板而蓄之奐景文之兄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帥眾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錄二豎以謝冤魂庚寅大雷戌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劭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負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眾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眾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遠

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折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劭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即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充州刺史沈懷古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眾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負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眾攻新亭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自己至午外勢愈盛眾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

相賞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
意休範信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為質二子至道成即斬之休範致
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恒鍾夾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
自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嫚罵持首歸新
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
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驃
攻新亭甚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
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朗惠開
之弟也其姊為休範妃惠朗兄黃門郎惠明時為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
自疑道成與黑驃拒戰自曉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
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
者數四丁文豪破臺軍於阜英橋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驃亦捨新亭北趣

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忠昭公
勳於石頭勳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言開
桁自弱邪勳不敢復言道隆趣勳進戰勳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驃等乘勝
度淮道隆棄衆走還臺黑驃兵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
側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
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
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劭避職勳曰吾執心行
已無愧幽明若災青必至避豈得免勳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為東山
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勳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
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勳不從而敗甲午撫軍長史
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擁安成王淮據東府稱桂陽王教曰安成王吾子
也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驃徑進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

明門出降宮省恠擾時府藏已竭皇太后太妃剔取宮中金銀器物以充
賞衆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敵曰我
獨不能定天下邪許公與詐稱桂陽主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成壘後
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
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諸視之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
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
明門入衛宮省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
帝付託不能緩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以上馬將驅之於是陳顯
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驃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
破黑驃等於宣陽門斬黑驃及丁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
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
表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 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爲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三十五

領軍南兖州刺史留衛建康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桂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相討荊州刺
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
曰桂陽必蔽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南徐州刺
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
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燮遣中兵參軍馮景
祖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殺休範二子諸鎮皆罷兵
三年冬十二月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清令服用儉素又好文學
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
唯景素爲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惡之楊運
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
兵鎮軍參軍濟陽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是歲防閭將軍王季符得罪於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三十五

景素單騎亡犇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
為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梁弔奪景素征北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
景素益其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瀾中丘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
顥左暄等謀為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
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
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
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
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僮人
周天賜偽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祗祖帥數
百人自建康犇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也

兵士或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叛走即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
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
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為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
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屯玄
武湖冠軍將軍蕭贍鎮東府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
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祗
祖沈顥皆曰今天時早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
克殷瀾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
鬪志景素本乏威略恆擾不知所為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
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
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下顥先帥眾走祗祖
次之其餘諸軍相繼犇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

其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堽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祗祖等數十人皆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解嚴丙申大赦

八月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為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

順帝昇明元年 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綠漆帳竿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來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輕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覆宿客舍或晝卧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

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錐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割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剝解鬻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晝卧裸袒

帝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為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歛板曰老臣無罪左右
 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朔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鼈箭射之帝
 乃更以鼈箭射正中其齊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
 鋌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為汝
 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
 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丹陽
 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
 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
 世子贖時為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贖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
 密遣所親劉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日人多見勸北固
 廣陵恐不為長策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
 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日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為害

愚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
 禍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
 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
 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為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
 天子居深宮施篲令目公為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
 長史順之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疑皆以為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
 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耳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
 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
 潛自結於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踞為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
 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誦伺機便秋七
 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
 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負外郎相康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戊子帝

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乃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王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常殺此子取肝肺是夜令王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閤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王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剗之敷廂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救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相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為行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窰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佗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

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雷帝曰尚書眾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言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洗小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酒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至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夫秉出於路逢從弟韞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口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曰吾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安成王准宜臨萬國追封昱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壬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葬蒼梧王於郊壇西 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府丙申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袁粲遷中書

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季不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燮為揚州
刺史劉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蕭道成兼總
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諸公系相憑附秉與表粲閣手仰成矣辛丑以
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為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為郢州刺史蕭道成改領
南徐州刺史八月癸亥詔表米鎮石頭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逼
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時順命
蕭道成因讓司空庾辰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月戊申封楊
玉夫等二十五人為侯伯子男初流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
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為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婦攸之在荊州直
閣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架馳還建康言攸之
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為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
長等惡攸之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

之功曹藏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為司徒左長
史故未發寅凝之之子也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
王剗斫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
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克生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
元琰雍州刺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兵密以問
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橙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
常韜在襖襠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
老那不為百口計攸之指襖襠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
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
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栢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王
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萊
州苻夏口栢年道和佩王皆懷兩端道和後秦高祖之孫也辛酉攸之遣

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遣道成書以為少帝昏任宜與諸公密
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殞流蟲在戶凡
在臣下誰不悚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
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盍敢拍包胥之節邪朝廷
聞之恟懼十一月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撫軍行參
軍蕭映鎮京口映疑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已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
為荊州刺史庚午以右衛將軍黃回為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
初道成以世子贖為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
燮為揚州以贖為左衛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
得其人道成與贖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
贖乃薦燮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為武隆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贖
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使

悉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
行至尋陽未行朝廷處分眾欲倍道趨建康贖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
甸若留中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
置也或以為湓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
不可以小事難之苟眾心齊壹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贖奉燮鎮湓口贖悉
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殷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
喜曰贖真我子也以贖為西討都督贖啟山圖為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
王友鎮尋陽贖以為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湓口留江州別駕豫章
胡諧之守尋陽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王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
攸之未舉兵蘊過郢州欲因蕭贖出弔作難據郢城贖知之不出還至東
府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蘊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
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卜伯興等皆與通謀伯興天與之子也

道成初聞做之事起向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即來達謂粲不宜示異同
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
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時劉韞為領軍
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閣黃田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為衛
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粲
為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
成與淵議之淵曰而夏豐難事必無成公當先衛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
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
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遣軍
王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薛淵固辭道成疆之淵不得
已涕泣拜辭道成曰鄰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
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

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當
力無听多言淵安都之從子也道成又以驍騎將軍王敬則為直閣與伯
興共摠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
所領為應劉秉任侯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惟擾不知所為哺
後即束裝臨去啜羹寫膏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
數百赫奔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秉曰得見公萬死何
恨孫曇瓘聞之亦奔石頭丹陽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綽之
子也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閤已閉敬則欲開閤出卜伯興嚴兵為備
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省收韞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
至驚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抱敬則敬則
拳毆其頰仆地而殺之又殺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秉已走歎
曰事不成矣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薛淵據門射

之蘊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粲孫曇瓏驍勇善戰臺軍死者百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欲還赴府秉與二子侯陔踰城走粲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靈為素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檐湖漣斬之任侯伯等並乘船赴石頭既至臺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黃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聞事泄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王蘊孫曇瓏皆逃竄先捕得蘊斬之其餘粲黨皆無所問粲典籤莫嗣祖為粲秉宣通密謀道成召詰之曰素粲謀反何不啟聞嗣祖曰小人無識但知報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義不

求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粲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嫌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卧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論曰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為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為右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為吏部尚書吏部尚書王奐為丹楊尹延之裕之孫也劉秉弟遐為吳郡太守司徒右長史張瓌水之子也遭父喪在吳家素豪盛蕭道成使瓌伺間取遐會遐召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齋中執遐斬之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道成即以瓌為吳郡太守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與王宜興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

因事收宜興斬之諸將皆言回握疆兵必反宣朔將軍栢康請獨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為也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為前驅司馬劉懷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至夏口自恃兵疆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暨泊黃金浦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蔽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為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上肆言罵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各葦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督吳錢唐軍事文秀收攸之

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乙未以從軍將軍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憐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通耳日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愠候慘舒動中王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懼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階帝弟宗王相繼屠戮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謚建議假蕭道成黃鉞從之 乙巳蕭道成出頓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苞藏禍心於今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贍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卿數共征伐頗悉其為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兵堅城之下適以為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贍遣軍主栢敬帥八軍據西塞為世隆聲援攸之獲郢府法曹南鄉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贇贇一控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

如齊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奔淝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二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柳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街須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衆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四十九
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為
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
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蕪
長史江又別駕傳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
謂為軍來又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奔龍州為人所殺敬兒至江陵
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首餘里聞城已為敬兒所據士卒隨之
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大和走至華容界皆縊于櫟林已巳村民斬
首送江陵敬兒擊之以楯覆以青繖徇諸市郭后送建康敬兒誅攸之親
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初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
之為榮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為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
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綏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
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

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懼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
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
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孫同宗儼之
等皆伏誅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府丁
丑以左衛將軍蕭贍為江州刺史侍中蕭疑為中領軍二月庚辰以尚書
左僕射王僧處為尚書合右僕射王延之為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太尉
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為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
鉞夏四月蕭道成以黃回終為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為亂
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相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秋八月
乙未以蕭贍為領軍將軍蕭疑為江州刺史九月蕭道成欲引時賢參
替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朓屏人與語久之朓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
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兒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朓莊之子也太尉右長

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聞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眚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鄉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今褚公知之儉請銜命追成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歎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柰何遐曰彥迴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

道成固辭殊禮 戊申太傅道成以並州映為南兖州刺史冬十月丁丑以蕭晃為豫州刺史

齊高帝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疑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太傅道成以謝朓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甲寅以朓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 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為雍州刺史 二月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 三月甲辰以太傅為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世子隨領南豫州刺史 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凌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綽遣腹心陳讚說智曰君先帝舊人

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臺城內人常有此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齊公庚戌誅綽兄弟及其黨與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為世子官一如東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為王增封十郡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為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於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啟壁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南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

欲取蕪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纓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頽危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兩泣司空蕪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成安太守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為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楊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為公自非室力齊宣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容萍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後除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名號不同負服盈長者別更詳議以褚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若回少立名

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頤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請殺謝朓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又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為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兄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夏五月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犇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疎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丁卯封皇子鈞為衡陽王 六月甲子立王太子疇為太子 皇子疑為豫章王映為臨川王晃為長沙王畢為武陵王萬壽

安成王劬為鄱陽王鑠為桂陽王鑑為廣陵王皇孫長懋為南郡王 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

魏遷洛陽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眾齊於明堂右个使太常卿王謏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棄棄重光帝有中土令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眾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殷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

今日之舉誠為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此人習常恣故必將驚擾柰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為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為武不勝有虧威重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符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眾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符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眾弱必能制疆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冲典武選 秋九月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洛陽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筭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慙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上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陛下暫遷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

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筭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慙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上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陛下暫遷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

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已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魏主築宮於鄴西冬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震

際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况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此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因遷徙為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闐闐之內猶施警蹕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為陛下甘聽灑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具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禁日成篇卷雖敷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盡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
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
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
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
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為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
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克舜止一人而桀
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
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秦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曰邑況
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秦所基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
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
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
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殺今聞洛邑居民之

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卓隸不
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
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
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此乃
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
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麓何其略也今因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
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
郡縣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
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復
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
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頒資勳以千計若分以賜鰥
寡孤獨之民所濟實歟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宮之謂也帝

覽奏甚善之 二月壬寅魏主北巡於邠濟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帝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為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邵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古黃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為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羆壽之孫果烈之弟也於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留 冬十月戊申魏王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 十一月魏主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

燕史部郎中十二月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遵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續之族弟也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為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為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禮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衆意乃稍解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二年夏五月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不容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言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為然不對曰實

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冲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為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庭爭以何又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瀛依漢士為之 秋八月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九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還于洛陽 冬十二月甲子魏王升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三年春正月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上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黃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 秋七月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八月戊戌恂密謀

召牧馬輕騎犇平城尚書陸琇啟帝帝引見恂數其罪杖之百餘下囚於城西蔡為庶人 初魏主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穆泰與陸叡謀作亂帝召任城王澄於凝閑堂謂之曰穆泰謀為不軌扇誘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南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疆為我北行審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疆盜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為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驚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雖有大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為當似執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

其不意晚論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
煥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叔陸叡等首餘人皆繫獄
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
其獄辭正復臯陶何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辨也
四年春二月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
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
子徙遼西為民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帝
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今其不生同異而已及朝臣皆變
衣冠朱衣滿坐而丕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
怒不彊也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陰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
關規據陘比丕在并州陰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心頗然
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榮元陰

元超罪當族不應徙坐帝以丕常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留其後
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餘子徙敦煌初丕叡與僕射李冲領
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帝賜冲烈詔曰叡及逆之志自負幽冥違
誓在彼不關朕也及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
自死別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為賊端連坐應死特如為民朕本
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非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
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于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
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勳賞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槐棘之下可赦則赦
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
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日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
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蕭鸞篡弒

齊高帝建元二年春二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蕭鸞為郢州刺史鸞為帝
凡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為帝所養恩過諸子

四年夏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為皇太子

武帝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
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
為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為
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為皇太孫太妃
南郡王妃何氏為皇太孫妃妃戢之女也 秋七月戊午上不豫詔竟陵
王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為帳內軍主子良
日夜在內太孫聞日參承戊寅上疾亟斃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餘

已變服中書郎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
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唯有王
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欲為豎刁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
絳衫於中書省問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
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
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
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鍾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
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
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眾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鬱
林王之未立也眾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暉於眾中大言曰若立
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 初西昌侯鸞為太祖
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

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傳至山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暉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 鬱林王性辯惠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卧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為異人所毆及大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

餘生靈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踴毀見者呼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言既為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歛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眾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

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坦歷生武陵太守卞
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
徵歷王為太子左衛率白龍為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名子隆為侍中撫
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
慧景懼白服出迎行撫安之 帝寵幸中書舍人纂母珍之朱隆之直閣
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
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
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為後閣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
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
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
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未世
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即位

永祚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
為笑樂蒸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
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錡為世祖所厚
私謂錡曰公聞鸞於灑身如何錡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
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帝退謂徐龍駒
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衛尉蕭湛世祖
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郢州湛已為腹心及即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無不
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湛之族人也嘗為東宮直閤為世宗所知帝以二
入後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
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湛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泆
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

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
 之入奏誅玳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
 帝曰外間並云楊玳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
 赦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湛蕭
 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為
 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
 出入禁闈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乃不識君鸞忌之使蕭湛蕭坦之
 說帝出奉叔為外援已已以奉叔為青州刺史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
 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眾
 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湛稱救
 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啟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溧陽令錢塘
 文謙嘗為南郡王侍讀前此說恭母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

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
 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擯
 袂搥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湛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
 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
 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救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
 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 秋七月西昌侯鸞既誅徐
 龍駒周奉叔而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帝所
 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
 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谷於鸞是時蕭湛蕭坦之握兵權左僕
 射王宴揔尚書事謀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謀親要
 日夕眾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宴宴聞之響應又告丹楊尹徐孝嗣
 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

漢武帝殊常之恩荷託附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
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宴蕭譔欲共廢我似
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朝貴不
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邪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
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與內史蕭季敞南
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譔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鸞慮事變以告
坦之馳謂譔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
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譔
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譔先入言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
其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
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矢覆王宴徐孝嗣蕭坦之陳
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救呼蕭

譔又使閉內殿諸房閣俄而譔引兵入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
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譔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譔
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於譔皆信之及見帝出各
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
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弑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
悅祭已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
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
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 八月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守
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
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為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
之 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鋹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執益重中外皆知
其蓄不臣之志鋹每詣鸞鸞常徒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鋹

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誰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九月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閤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丹陽董僧惠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謠之為計謠之馳告宣威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募嚴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謠之先襲尋陽殷云為郢府司馬子

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淦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襲淦城城苟參軍樂貴開門納之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刀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謠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犇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惠將殺之僧惠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其謀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玄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得達僧惠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

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厚加殯斂
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兖州
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
入斬子敬鸞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為荊州刺史西中郎
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
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廷必
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昌寓尚之之弟子也鸞
以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鈇琇之辭不許遂不食
而死琇之靖之孫也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
鈇防閣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
從鈇與鸞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鈇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鈇南豫州刺史
宜都王鐸 冬十月以宜城公鸞為太傅領六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

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
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為
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
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
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祐勸王出以示人王以
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
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母祐之姑也 戊戌殺桂陽王鐸衡陽王鈞江夏
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鐸與郟陽王鐸齊名鐸好文章鐸好名理
時人稱為郟桂鐸死鐸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
接慙勤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遇害宣城王每殺諸
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譟而入家皆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

行宣城王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遣宣城王書謂責之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鋒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灋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為南蘭陸太守鎮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灋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灋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輒與之間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擊其口自刺史以下

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為姦利武陵王暉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暉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真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謫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詐籤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

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閨闈
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
帥飲食遊居動應聞啟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
難搃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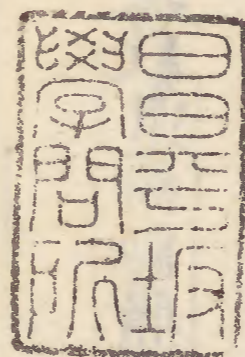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
繇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冲幼庶政多昧且早嬰疴疾弗克
負荷太博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
當歸老別館且宣城王為太祖第二子癸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
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宴加驃騎大將軍
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湛為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棕
稱疾不陪位帝以棕舊人欲引免 佐命使王宴齋廢主事示棕棕曰主上
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任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
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十一月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
海恭王故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九十五



文政戊辰

